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十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十三

明　胡廣等　撰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玉藻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

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祭祭宗廟也餘見禮器

馬氏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祭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袞則圓於上陽也故止於六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興袞冕一矣蓋視昊天則大裘而加冕饗先王則服袞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於龍袞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袞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為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盖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

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有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與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曰樂太史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尋常則居燕寢也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

有四門闥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今按闔門左扉者左為陽陽為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由右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為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閒明而發閒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閒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為之位故曰立于其中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

餕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下四者説見内則。疏曰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期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聰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以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醴酏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内則解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服說見內則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而服之於義為得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禮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上下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内朝

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内朝在路門之内亦曰燕朝也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

受而藏諸其太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太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慶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體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為一家君臣為一人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

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𥶄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子卯説見檀弓夫人不特殺故云與君同庖也　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又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于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賛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

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産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産也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梁為上而稷為之次爾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胾而菜為芼爾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朝莫哭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

不舉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祀及賔客饗食之禮也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八月令之六月殺牲盛饌曰舉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述也庖盖宰殺之所厨盖烹食之所○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搢插也君插士之笏也關謂門關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租税也列當作迾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云遮列守之是也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遮迾其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也此皆為歲之凶故上之人節損以寛貸其下也

嚴陵方氏曰衣布所以致憂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

以寬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九稅歛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歛則必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歛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史

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拆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璺拆亦謂之兆璺韻書璺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尊者視大甲者視小朱子曰占龜上兆大横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失兆從左耶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大横庚庚庚庚是豹地憑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幦者覆軾之皮犆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知上為君齊車也山陰陸氏曰豹犆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粗縟有不同焉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

君子之居恒當戸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向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嚴陵方氏曰凡戶必南而啟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興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常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變也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

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櫛樿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濕則滑故用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機羞則籩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杅浴盤也履踐也蒯席蒯草之席也湅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金華應氏曰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後粱其櫛則先揮而後象浴之中則下用絡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大抵盤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盤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延平周氏曰沐稷而靧粱所以別其賤與貴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比也思謂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也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朱子曰既服必先進笏所以備忽忘

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

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搢插也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珽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詘者圜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詘後詘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詘後直與○嚴陵方氏曰王之珽者為珽左傳袞冕黻珽是矣

廷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摺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屈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一說黨屬於鄉而小故以為旁側之喻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疏曰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鄉飲酒禮賔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賔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註云由便也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

上若賔則升降皆由下也○今按此説席之上下固為明白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葢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

徒空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賴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為躐席者席以前為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躐踐也躐者之所逆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躐先儒謂失節而躐為躐者以此失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

而俟

客之以客禮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禮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飱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今君猶未飱故臣亦不敢飱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飱臣乃敢飱也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

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羞故云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以利喉而俟君也羞近者但於近處食一羞也品猶徧也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客與不客皆然故云凡也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殽粒汚著之也飱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飱以助飽實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飱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既猶畢也君畢食則臣更飯飱也三飯並是飱謂三度飱也故曰飯飱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己之飯與醬出授己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以己饌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賔取粱與醬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

徹之以授主人之相者故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也嚴陵方氏曰君未覆手不敢餐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餐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與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偞卑

食而勸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與不飽禮之謙也公食大夫禮賓祭觶漿臣敬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各有所施也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為大偞卑

矣已太也傺厭也謂大厭降卑微如有所畏廹也嚴陵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人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傺卑矣傺卑薄也不祭水漿特於敵者設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誾誾同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后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畧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禮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

其雖則無已也飲至於三而備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為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過聘射之禮賔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飲之文禮有勸餐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專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賔

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棜禁見禮器○疏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註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惠也饗野人皆酒者示君人之所知者恩而已○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面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棜禁則君之面尊用壺可知矣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冠禮初如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時王之制也故既用即敝弃之可矣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趨時故冠而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繢為纓緌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

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

丹組綦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也綦綦帛之蒼白艾色者一說文也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縱横相阻故也然繢不可徒設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除喪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除幽思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縞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縞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

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方氏曰為祖之亡也故冠縞以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為祖而縞者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者親親於下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

此言縞冠素紕而緌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耻之耳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為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純重之端焉縞冠素紕練冠言縞祥冠言緣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即吉服皆言純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慶源輔氏曰垂緌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為不齒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禮服之冠則臨著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略少威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緌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緌無事則否也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畧而質也有事然後緌者蓋緌所以為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五十不散送親没不髦

喪禮啓殯以後要絰之麻散垂葬畢乃絞此言五十

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象幼時翦髮為鬌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没則去此飾詳見内則

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緌也玄冠之緌不宜用紫色為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公始

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没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没之後也

大帛不緌所以異於吉也

朝玄端夕深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牢肉者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袪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袪齊者裳之下畔要為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衽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衽當旁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

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掩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内則曰中衣益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内也著於外則曰長衣以素為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箟註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掩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掩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

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

異繼揜尺者繼袂而揜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偶故三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為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布凡裏各如其服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孝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端玄裳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弔之道也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故綠色青黃為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白故紅色赤白

為南方之間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為西方之間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為北方之間色土黄克水黑故駵黄之色黄黑為中央之間色也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褻服振讀為袗襌也襌則見體褻上必有裼衣表裘是無裼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表與襲皆為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延平周氏曰衣正色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益天地五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間若水勝土為

綠故詩以綠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嚴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為之表則不可大夫裘可以祀天非不重也猶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衮焉則表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袗

纊為繭緼為袍禪為絅帛為褶

纊新綿也緼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

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然而後世則反之則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止言曰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舊讀省為獮方氏釋為省耕省斂之義今從之大裘黑

羔裘也天子郊服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歛今而僭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僭禮之失自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見曲禮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

故惟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䰟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嚴陵方氏曰有裘為裏者必以衣為表焉裼之則所謂表也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為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則燕居之狐裘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虎屬西方為右故右以虎裘且右為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裘白以狐服為之非狐白則士亦得服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也豹褎豹皮為袖玄綃衣玄色之綃為衣也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麛鹿子也豻胡地野犬絞蒼黄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飾謂袖也論語緇衣羔裘黄衣狐裘○鄭氏曰凡裼

衣象裘色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裘用豹所以象其義玄綃衣所以象其道内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綃衣有顯道神德行之意麛裘青豻與此同麛能愛而其色白豻善守而其色青麛裘所以象其義而能愛豻裘所以象其仁而善守絞蒼黄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黄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其禮豹飾所以象其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黄衣者坤道在上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歳之終也羔之色黑而衣用緇狐之色黄而衣用黄者欲其有純一之徳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弔喪襲裘惟小斂後則然盡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弔主於哀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當以盡飾為敬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充美猶云揜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卜則

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也無事謂執玉執龜之禮已竟也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充者以見美為敬也○疏曰凡敬有二體以質為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以文為敬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其美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為貴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尸喪為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為貴故襲所謂王非質贄與庭實也盖執贄者有藉則裼而為庭

賔者執璧琮則裼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陸氏音須為班而疏引庾氏說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應氏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乎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馬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不為正若或用

象亦許故曰象可也可者通許之詞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搢荼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除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曰太廟之

內惟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不可以不說凡在廟搢笏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亦不再盥為其已盥故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造受命詣

君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焉謂因而文飾之以為上下之等級也金華應氏曰酒以悅為新器以潔為敬手以盥為潔故祭尊爵者盥不止于一笏之為用尤重而執於朝亦非再盥者以其端絜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君命應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為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

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葵首言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此辟字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紕緣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熟絹也用朱為裏終竟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

練繒也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綷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鄭氏曰居

士道藝處士也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垂辟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下文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繂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疏曰并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方氏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為稱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緑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緣也朱緑者上以朱下以緑玄華者外以玄内以華華黄色也士帶之辟則内外皆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繞要一匝則亦是四寸矣一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無箴功

凡帶當率縪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

功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讀為肂肂餘也詩伐其條肂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而不容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凡韠皆韋為之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為韠韠之言蔽也爵韋爵色之韋也在冕服則謂之韍字亦作芾也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謂四角無圜無殺也下為前上為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直與

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詩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尊祭服故異其名耳○今按韎韐者以茜草染韋為赤色作蔽膝也　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廬陵方氏曰下廣三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

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并言革帶之博焉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韍佩之制緼赤黃色也幽讀為黝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葱青色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嚴陵方氏曰韍即韠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緼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言謂之緼緼者藏也衡佩上揺也以

言其寓之以為覆則謂之瑞以言其横之以為平則謂之衡一命其𣪠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𣪠用赤焉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褘衣色玄揄狄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褘讀為翬揄狄讀為揺翟翬翟皆雉也二衣皆刻繪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為闕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褘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

狄也

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

鞠衣黄禮衣白褘衣黑褘讀為鞠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再命鞠衣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鞠衣也一命禮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禮衣也士褖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繭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置于地故謂獻為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惟世婦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之爵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踐之也頤頷也霤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垂

如屋霤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向君嚴陵方氏曰頤霤則首俯而頤頷有如簷霤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疏曰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

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賔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賔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金華應氏

曰隱其名而舉其謚與字非獨自謹分守之謙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也餘見曲禮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疎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薺之詩以為節路寢門内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詩以為節中規圜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

鏕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焉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西山眞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社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静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處其在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玉以比德示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耳右設佩者佩謂事佩觿燧之屬設之於右示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

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綪結其佩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爵色之韋為韠也士之服但齊則

雖諸侯大夫亦服之也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畧故言設佩朝戒其敎故言結佩無非敎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蛛下端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慶源輔氏曰帶必有佩言節之不可已出振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玉不去身必有以

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以玄色之組為綬也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瓀玟石之次玉者緼赤黄色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爲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長樂

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

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不屨約未習行戒也無緦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緦親之喪不為之著緦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問喪云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當室為父後者也童子未能習禮且緦輕故父在不緦父沒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為禮也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約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絰故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餐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餐以為美也而主人辭以麤疏亦謙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徹禮尚施報也

一室之人非賔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

人不徹

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同食者也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已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已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致謂委棄之也曲禮曰其有核者懷其核上環横切之圜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古人嘗藥嘗食葢恐其不善或為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皆是也言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命則不賀葢以君賜為榮也一說有慶而君亦慶之則餘人亦致賀君無所賜則餘人亦不必賀也

有憂者

此下缺文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胾次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飧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

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句絶本朱子説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 馬氏曰衣服之賜庫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也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愚也不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

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拜而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茢苕帚也膳

宰主飲食者。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茢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

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不在不得拜受還家必往而拜之也若朋友則非祭肉不拜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去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

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下

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氏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延平周氏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父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

之憂癖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嚴陵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葢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盛酒漿之器屈木為之若卮匜之屬也口澤之氣亦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

忍飲也嚴陵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梧手澤汙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闑

大夫之為擯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闑二者之中

士之為擯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闑也閾門限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自闑東從臣禮也延平周氏曰上言君入門言朝也此言賓入不中門言聘也由門棖闑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闑西之中則君所由闑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

故公事自闑西敬之也私事自闑東親之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迹相接續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士極卑故與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屨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迴旋於其中矣故

取況如此未知是否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霤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屨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踵足後跟也舉足之時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蹜蹜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銳利也屨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蹜蹜如也則有綴而已

凡行容惕惕

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

舒緩則近惰也

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齊齊收持嚴正之貌濟濟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

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遬者謹而不放

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所以修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遬齊則不舒遬則不遲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睇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無或噦咳欲其靜也無或傾顧欲其直也

氣容肅

似不息者

立容德

舊說以為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

色容莊坐如尸

莊矜持之貌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溫溫

詩言溫溫恭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敎也嚴陵方氏曰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傀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傾故見周禮制側弁者以此告溫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謂是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而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眛眛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繭繭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詻詻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瑩澈而明審

立容辨卑毋諂

立之容貶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諂矣故戒以毋諂焉

頭頸必中

頭容欲直

山立

如山之嶷然不摇動也

時行

當行則行

盛氣顛實揚休

顛讀為填塞之填實滿也揚讀為陽休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内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玉色

玉無變色故以為顔色無變動之喻　石渠王氏曰立容以下不屬戎容　嚴陵方氏曰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捴山

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如山玉非止於容而已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一者無對之稱

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宜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邊邑遠謂之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内而捍外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此章與曲禮小異者此據自稱爲辭彼則擯者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已爲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巡狩者巡所狩也其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爲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

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此明自稱與擯者之辭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旣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

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讀孽爲枿者蓋比之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車馬之役

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已所臣

事者故對之言則自稱外私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徃使鄰國也隨

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擯者擯是主人之副令以在賓

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已之屬

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

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賓讀為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方氏讀賓如字謂擯雖為賓執事其實亦與之同為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為賓也金華范氏曰孔子為政必先正名蓋

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紀予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辭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之辭極其謙如某守臣某臣曰某曰傳遽者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已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大全卷十三

禮記大全卷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明堂位第十四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攝王位又

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狥之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疏曰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

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疏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

世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山陰陸氏曰諸侯作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是謂明諸侯之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殺人以為薦羞惡之極也

故伐之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石梁王氏曰只

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爲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據註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

之辨可謂深切著明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攷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閟宫稱僖公為魯侯又曰俾侯于魯則魯本侯爵過稱公也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葢以百里之田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幷附庸為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革車兵車也千乘田賦所出之數也孟春周正子月也大路殷祭天所

乘之木路弧所以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韣則弧之衣也旒屬於弧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也○王荆公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

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云云見告子下篇新安

王氏曰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侯之地五百里益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殁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殷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謂之僭禮也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犧尊也音莎者釋云刻畫鳳形婆娑然也讀如字者釋云畫為牛形又云尊為牛之形象象尊也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為象之形也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也鬱尊盛鬱鬯酒之尊也黃目黃彝也

卣罍之類以黃金鏤其外為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蕨

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為瓚柄故言玉瓚大圭也薦祭時所薦葅醢之屬也玉豆以玉飾豆也篹籩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篹爵行酒之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故曰仍雕也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即周

禮內宰所謂瑤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散
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虞俎名
梡夏俎名蕨梡形四足如案蕨則加橫木於足中央
為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
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
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

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裼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勲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樂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

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葢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裼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揜蔽其文而不顯故裼衣所以顯之見也○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為名詳見周

禮追師及詩副笄六珈註疏褘褕衣也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而用天子禮樂故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天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也

嚴陵方氏曰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之類是矣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曰誅其大慢者是矣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魯在東方或有朝於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畧之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嗇舊讀省為獮者非嚴陵方氏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入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為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爾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比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隆爾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由内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令魯庫門之制如天子臯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山節藻梲

說見前篇

復廟重檐

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壞壁

刮楹達鄉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牕牖也每室四戶八牕牕戶相對故云達鄉

反坫出尊

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而近南盖

獻酬畢則反爵於其上也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以坫在尊之外故云反坫出尊言坫出在尊之外也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也康安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圭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為此高坫以康圭也疏屏者刻鏤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畧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畧也○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齋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

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鸞車有鸞和之車也路與輅同鉤曲也車牀謂之輿輿之前闌曲故名鉤車也大路殷之木輅也乘路周之玉輅也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輅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為旂緌讀為緌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也大赤赤色旗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緌而已至夏世后有旂之制也

夏后氏駱馬黑鬛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黄馬蕃鬛

白黑相閒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鬛也蕃鬛赤鬛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騂赤色剛壯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

壯則夏亦壯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著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章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爵名斝稼也故畫爲禾稼周之爵則爵之形也其曰玉爵者則飾之

以玉也

灌尊

灌鬯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夷讀為彛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彛刻畫雞形於其

上故名雞彛餘見上章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龍勺刻畫為龍頭疏勺刻

鏤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為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方氏曰以土為鼓未有鞸革之聲故也以蕢為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舊說以葦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為或拊或搏或揩或擊皆

言作樂之事又按書傳云戛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當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註嚴陵方氏曰拊搏指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其室世世不毀故言世室○方氏曰周以祖文王為不毀之廟而魯以伯禽之廟比之故曰文世室宗武王為不毀之廟而魯

以武公之廟比之故曰武世室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所藏粢盛米之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頖半也諸侯曰頖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

曰校殷曰序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序也者射也射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主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頖宮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言辟以禮雍言廱以樂頖宮雖半辟雍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足謂四足也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簨簴也垂見舜典○方氏曰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世本曰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耳

夏后氏之龍簨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周官梓人為筍簴横曰筍植曰簴所以懸樂器也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筍虡崇牙者刻木為之飾以采色其狀隆然殷人於筍之上施崇牙以挂鍾磬也周人則又於筍上畫繒為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筍之角焉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筍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葢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

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禮之有器時王各有制作故歷代寶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梡嶡見前章椇者俎之足間横木為曲橈之形如椇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疏曰古制不可委知今依註畧為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讀為娑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虞氏直以韋為之無文飾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䟽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註云言尚非也○方氏曰明水者取於月之水故謂之明水則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書固為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樂故惟通用其官之名號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皆喪葬之飾綢練見檀弓餘見上章又翣制詳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先儒以為近誣或以為諱國惡論之詳矣大抵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有哉○朱氏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

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尫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大抵此篇多誣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